

大年初二

申跃中 著



保定地区人民出版社

大 年 初 二

申跃中著

保定地区人民出版社

1959年·保定

目 次

大年初二.....	(1)
夜話龙王庙.....	(6)
清晨.....	(11)
社长的头发.....	(14)
一盞抗旱灯下.....	(18)
多穗高粱稈.....	(23)
小六和小八.....	(27)
“好大气”	(31)
短篇小說的丰收和創作上的几个問題.....	茅 盾 (37)
初露芬芳的香花	
——談申跃中的作品	康 濯 (38)
編后記.....	(46)

大 年 初 二

阴历年已经过了一天半，但街上穿着新衣裳的男女青年中，还总看不见春菊的影子。

自从年前成立高级社以来，村里工作整天忙，老也没机会谈谈我们俩的事。那天晚上，只有我们俩从乡里开会回来。一路上没有住咀，说的话，总离不了办社、积肥、扫盲、兵役、肃反等工作。后来，我刚想谈谈俺俩的事，她却又提起通区通县修公路和安电话的事来。她一提，高兴的我也就随着她谈起来。

今天是大年初二。照例，人们要闲在点。可是为什么就看不见春菊呢？当然，到她家里去，一下就可以找到。但，我是不去的。我知道她妈不同意我们的事情。虽然春菊常对我说：“别看我妈现在不同意，以后慢慢就好了。你尽管放心。”我正想着许多心事，忽然那边传来了春菊的清亮嗓音，心中非常高兴。我看见她在很远很远的街那头，她那秀丽的背影，她那长长的灵活的大辫子。

远远看去，原来她也穿着崭新的小蓝花襖，深色的新棉裤，似乎辫梢上也换了新绸条儿。

可是我呢，过年只换了个新帽子，我没穿新衣，还是去年经过拆洗的一个旧襖。我这新蓝帽子和这衣裳显然不很谐调……谁知春菊看来怎样呢？

春菊和一些女孩子往俱乐部去了，我也想去。

“冬山！春菊！年也过了，你们俩……。”姑娘们看见我，咀没个老实。春菊使劲的看了看我（那眼光是哪么亲近），又急忙转开去。紧皱着眉头，绷着红润的脸，两个酒

窩也不見了，這分明是不高興的樣子。我那懷着窺看她新年愉快的心情，也立即給沖散了。過了一會，我倆雖說也親近的交換了一些眼色，不過她那大眼睛，總愿盯着地下，低着頭不言語。我想：這是生了誰的氣呢？我知道，她一生起氣來，就是這個樣子。可是她為什麼呢？莫非是因為我這帽子太不順眼了么？

不知什麼時候，她不聲不響的走了。我就更納悶。

晚上，天上星星很多，街上很靜，很黑。我一個人走着思索着。

“冬山！”原來春菊就在眼前。我一愣：“啊！是你。”我再也說不出話來了。

“我听着走道兒的聲音象你，”春菊低聲地說，“等我一叫你，你半會沒答應。我以為叫差了，你說要叫差了怎辦？又該叫人笑話了……。”她一邊說着就笑起來，顯着格外高興。可是，中午她為什麼生氣呢？我正想問個究竟。只見她又呆呆的站着，頭低下了。過了一會兒，她說：“走到我們生產隊部里去，我有一肚子委屈呢！也算個好消息，我正想給你說。”我越發奇怪了，怎麼又是“委屈”又是“好消息”呢？

她是生產隊的記工員，她拿着鑰匙；我們進了屋，點着燈。我看見她的眼色，又跟在俱樂部里一樣了。她呼吸不很平靜，象是剛生過氣的樣子。她沒頭沒腦的開口就說：“可叫她氣死我了！”我問誰叫她生了氣。她說是她二姐，今天從婆家回來，就跟她吵了一架。我急忙問她事情的經過。她睜大眼睛思索了一會，說：“這一連串的事兒，我老想跟你說，可又怕你耽心。現在好了，我媽沒意見了；我二姐今天也死了心。現在我就把存在心里的話告訴給你吧！”

我為了不打斷她的話，一句話也不插。

“咱們一起上小学的时候，你知道給我二姐說婆家的就挺多。她的条件是：掙錢多的就行。她常說，自己在家受累，出了門就得享福。果然，她按着这个条件，聘在城里。結婚前許下：过門就必須帶出去！她結婚不多几天，就要給我介紹对象。說有个人离她婆家不远，在鉄路上工作，掙錢可多啦。她还讓我媽看了象片，我媽很乐意。”

“我不同意，我媽也沒法子，她只好找人劝我。大概人們早已知道咱俩的事了，所以誰也不好意思說。”

“一天晚上，我从团里开完会回家，屋子里点着灯，我媽靜靜的坐在炕沿上，用手支着下巴，不知想什么。我叫了两声媽，她沒理。我正想叫第三声的时候，她那上了年紀的多皺的脸上，扑簌簌的掉下了眼泪。我当下就愣住了，再三的問：‘媽，哭什么呀！’她半天才叹了口气說：‘菊儿呀！’說了一句，又哭起来。我不由的也哭了，多少日子的委屈这时一下也都涌上来了。‘菊儿啦！’媽媽哭着說：‘媽可不是个糊涂人呀！哪会不說你是媽的好閨女。自从你爹死后，留下你們姐妹三个。你大姐嫁在哈尔滨，你二姐嫁在沈阳。她們都住在大城市，都挺能掙錢。你是媽最心上的閨女。媽供給着你上了高小，一心指望你寻个好主儿，誰知你早自己找了个对象！’媽止住哭說：‘虽然他也上了高小，可在地头上混一輩子有什么出息！你想过庄稼日子容易嗎？就說我吧！活了半輩子，也沒吃上什么，也沒穿上什么。为着你們姐儿几个，光潮被窩湿褥子鋪盖了多少年哪！媽总是为你想的多。咳！誰知你这会儿橫針不知豎綫哪！’說着，媽媽的泪又順着脸上的皺紋流下来。她那灰白的头发很乱，脸也瘦了很多。我就安慰媽說：‘媽！我們俩早就不錯，我們都志愿参加农业生产，虽說他家眼下很穷，可是，我們还年輕，以后——’沒容我說下去，媽又說：‘你姐姐她沒上过一天

学，可都找了那么好的婆家。在外边給你找，帶出去还能养着你，媽都不想給你提，別說庄稼小子了。’我听了便哭着說：‘象你这么說，我活着还有什么用啊？在咱們家里，媽苦巴苦曳的养了我这么大，出了这个門，又讓別人养着我。我活这一輩子光叫人养着，还算是什么人哪！你还說疼爱我，讓我吃好的穿好的就是心疼我嗎？我說这是毀我！我有两只手，我吃我自己的飯，流我自己的汗！叫我享那清閑福我受不了。我觉着那是受罪！’我哭出声来，話也說不上来了。我媽見我哭了她却止住哭。我們一大会沒說話。最后她叹了一口气說：“唉！你长大了，会說了。可你也該知道，当娘的哪会不是一片好心呀！”

“早晨我做熟了飯，我媽还没起来，我叫她起来吃飯，她一頓飯的工夫也沒看我一眼。在那十来天内，媽不和我說話。真苦恼！虽說在工作时碰到你和年輕姐妹們也能說說笑笑，可背后我非常难过。一見到你，就使我更心酸。对我媽也不象以前那样爱說話了。

“又一天的晚上，不知为什么，媽忽然向我說：‘菊儿！咱們家里，就只有咱娘儿俩啦。別的时候，你总是爱說爱笑的沒个完，独有这几天，看不見你一点笑模样了。过日子不图別的，还不图个喜欢？’她說着又想哭。我知道媽媽是为我想，心里是真爱我，可就是有些老糊涂。我得想法說服她，有时我念報紙給她听，有时給她講故事。

“今天我吃了早飯，把生产队的积肥数字表，送到社里去。回到家的时候，一进院就听見我二姐在屋里說話呢！我想一准又得談到我，果然在外屋就听見她說：‘光我自己来了，我給沈阳去了三封信，叫他过年回家，大年初二好到咱家来拜拜年呀！住个几天，多体面！誰想他来信說什么这忙那忙的——哼！这会儿怎么那么忙？我就一个人回来看媽了。

還有俺婆婆那老婆子，硬攔着他兒子，說什麼廠子里沒房。誰知哪年哪月才有房子呢？——光叫我在家里伺候她。過了趟子年，就給我買了個大衣，一件華達呢的褲子，這不是都穿着嘛！我讓他買雙皮鞋，那老婆子鼻子不是鼻子，臉不是臉的說：‘光知道花錢，錢是容易來的嗎？有布鞋非穿皮鞋不行嗎？你在你們家里都穿什麼來？’‘真氣死我了！’我媽接上說：‘說的可也是……’‘你也這麼說！’姐姐斥打媽：‘咱家是咱家！“嫁漢嫁漢，吃吃穿穿”，不為這為什麼？——咳！菊兒怎半天不見回來？，她忽然提起了我。‘咳！誰知道她——天天忙得腳丫子沖上，生怕工作落了后。’‘瞎忙什麼？我在村子里連會也不開。今天我拿了個照片來了，我給她提的那個人她同意不呢？’‘咳！咱別操心，她早有了對象。為這事我們好幾天沒說話。菊兒也哭啼啼的，十來天連個笑模樣也沒有。我想干嘛叫閨女難受呢，去她的吧！就依了丫頭吧！冬山家里眼下窮，可這也不是朝廷封的，這不是成了高級社，也許往后受不了苦哩。唉！別提這事了，免得叫菊兒聽見又難過起來。’

“你真糊塗！怎麼也別尋個庄稼小子啊！在城里，我合着眼摸個也比他強呀！她是個明白人，我就不信她不知道找個掙錢多的女婿享福！就不知道吃好的舒坦！世界上有那么傻的？……’我听着听着眼里就冒起火星子來，氣的我把門帘一挑，大喊：‘快別胡挑撥了！你享你的福去吧！俺們這庄稼丫頭不配！也沒那麼大福分。俺們都是傻子，光知道干活，我寧死不變臭蟲！’這時我二姐可就大聲大叫的笑了，說什麼是為的我。一轉臉又哭着說：‘這個家就成了你的家了，不叫我說話了！’我媽連罵帶吆喝的說：‘你們這是不想叫我活了，我哪輩子燒了高香，修下了你們這麼倆冤家對頭，成心要氣死我啊！你們也有了主兒，要走，都給我滾！’說着又從

炕上抄起了笤帚疙瘩。看样子真要打我，我一下子就跑出来。

“我从家里出来，到了俱乐部，一见到你，我更难受了。趁你一背眼，又跑回家去，躺在炕上，蒙着被子哭了一会，就睡着了。后来我醒了，又听见妈和二姐说话：‘菊儿这事，我看就依她吧！她从小就任性，再说人家俩人都愿意，我这个入土半截的人了，不能叫孩子忒难过哩！唉！做娘的前了不是后了不是，就是骂你们半天，妈还是心疼，都是妈的连肠肉，一般远的地头儿。’”话尾，就带了哭音。接着又听见我二姐的哭泣声音，我也暗暗的流泪了。这时我觉着还是妈亲，虽说我在哭，心中可有说不出的高兴。”

灯苗越来越晶莹了。我听着春菊的话，象是一篇动人的故事似的。我觉着面前的她，越来越倔强越可爱了。我一时说不出话，只是紧紧的握住了她的手。

由于在劳动上的辛勤磨炼，她的手掌上有了一小块一小块的硬茧。

啊！这个大年初二的晚上，我将高兴的度过。我想：以后的大年初二我们将更高兴，那时我不仅要换个新帽子，我还要……

1956年11月

夜話龙王庙

时间已经是深更半夜了。坐了两天火车一天汽车，终于到了我的家乡。走在熟悉的街道上，浑身都感到格外舒畅。

到了家，爱人住的屋子窗户还在亮着。我知道她在等我。因为一个月前，她和两个孩子才从我那里回来。他知道我今天一定要回家的。

孩子们都睡了。她问我吃了饭没有，我告诉她已经吃过

了。于是，她就递给我热水瓶。

我正喝着水，忽听外面“噗咚”一声，象是有人跳进院里来了。

“你可回来啦！”听话音，才知道是隔壁楊三叔。他是我村的社长，我俩已经五年不见面了。我忙招呼道：“三叔哇，快进来吧！”随着话声，他已经走进屋里来，说道：“我也不管侄儿媳妇有没有意见，反正我们得先谈俩钟头的話。”

“你们谈到明才好呢。”爱人笑着说。

我问三叔怎么这时候还没睡，他说他刚从社里回来，一听到我说话就这边来了。

灯下，他抽着我递给他的那只烟。我们对面坐下。他，还是老样子：头发不剃，胡子不刮，穿着的大裤还是敞着怀，里边套的袂衣仍然有三两个扣儿没系；露着那又黑又红的前胸。他眨了眨已经熬红了的眼睛，颇有风趣地说：“上级干部下乡，诚心要在手上磨茧子。你这次回家也是这个意思吧？”

“是啊。社员们正忙些什么？从明天就开始，也给我派个活儿吧。”

从他鼻孔里冒出来的两绺烟，差点没把灯吹灭。可是，他好象是为了紧着谈话，就索性将最后的一截烟头用力地吸了两口，扔在地下，更有意思地说：“好，明天你就去修龙王庙吧。”“什么？”我奇怪地问。“龙王庙。就是村北那座龙王庙。你忘了吗？”“我怎么会忘！小时候，那一年二月二不跟我奶奶去上庙？有一回，我无意中把一小块砖投到庙内那眼井里，我奶奶就吓唬了我一顿，说我砸了龙头，便拉我到庙里烧香磕头，还许了愿。这我怎么会忘呢！”“对了，问题就出在这眼井里。”经他一說，我才知道：原来就在那眼井上按了三个十馬力的鍋駝机，修龙王庙就是給鍋駝机盖房子。我一听，又奇怪又喜欢。接着他又講起鍋駝机的事来。

我一边用心地听着，童年时代的记忆，又十分强烈、真切的重现在我的眼前。

记得小时候，一到天旱了，人们不想办法浇地，总是到龙王庙里去“求雨”。我们小孩子家，更喜欢“求雨”；因为这是一种好玩的游戏：都用柳条儿编个圆圈，戴在头上，跟大人们一块去“求雨”。前边敲鑼打鼓，后边跟着一大群人，还有人一边走一边嘟囔着念经。到了龙王庙里就烧香、磕头，真是格外热闹。

人们所以这样相信这座龙王庙，据我爷爷说这里曾显过灵圣：相传在老年间，我们这里有一个姓许的大财主，对待穷人非常苛薄。他不只雇着长工，农忙时还雇一些短工。有一回从“入市”上雇来一个长着长胡须的老头儿，命他一个人背着轱辘到村北去浇园。可是，他一早晨也没浇。送饭的去了，问他为什么还没浇，他满不在乎地说：“着什么急呀！”过了一会，财主走来，见他蹲在一边抽烟，仍然没浇园。财主勃然大怒，举起棍子就要打。老头儿闪在一旁，冷笑着说：

“要浇园还不容易。”说着将身一纵跳入井中。财主往下望时，只见一个龙形的东西，在井内水中上下搅动；眨眼工夫，井口那么粗的水柱往上冒了一人高。当下就把财主吓傻了。急忙跪下磕头如捣蒜，大叫：“龙王爷饶命吧！”

事后，这里就盖起了这座龙王庙。井，就圈在庙的院子里。以后天旱时，往往村里的井没了水，这个井还有水。它就成了全村唯一的吃水井。听老人们说，他们真亲眼看见过水从井口里自己流出来。解放战争中庙被炸毁了，但井依然没人敢用它浇地。

短促的回忆，象闪电一样的过去了。可是杨三叔的谈话还在继续着。他说：

“我从早就打算用龙王庙里的那眼井浇地。可是，过去

靠近庙周围的几家单干户谁都不肯。合作化以后，我提出用它浇社里的地，当下就有好几个上年纪的社员来找我。他们说：‘庙里那眼井可动不得。许家财主闹的那回事你还知道吧！当然，老人的古言不能全信，可是也不该一点都不信。万一弄出点邪魔爪儿来，咱可受不了。我们觉得拆庙没什么，这井最好是别动。’后来你三婶子也不知听见谁说，东头张家，在单干时庙左边有一块地，不知怎么碍着了那眼井，后来生了个孩子是哑叭。她说什么也不叫我拿这主意。过了半月，发来了大水，有人竟把发水和我说用那井的事连在一起。你想，这是多么笑话。

“今年丰收了。尤其是棉花，自打开天立地，头一回摘这么多。社里收入了三万元的公积金。在社员代表大会上，为了解决全村的水利问题，决定买两个十马力的锅驼机，打一个机井。我建议把龙王庙里那个也算上。会上，虽说少数人还有意见，但最后也通过了。

“正好，一个鑽探队从山上回来，在县里住了几天。因为，县委农村工作部张部长曾经听我说过龙王庙里的事，就请来鑽探队上的同志，对那眼井进行了鑽探。结果，鑽探成功了。那天，井房围着好多人，鑽探队张队长就地给大家开会。他说：‘这里地下的蓄水层很接近地面，连第二道蓄水层也离地面较近。并且在西北方面雨量太大时，这井里的水还会自己漫出来。就是在一般年景里，这眼井的地下水也能供三十五马力的抽水机器抽水。如果要在附近地区挖井，只要也挖到第二道蓄水层，也会和这眼井一样。’最后他还提到关于那些古人的传说，是因为当初人们不理解大自然，才给某些自然现象编了一些神话来代替真正的科学道理的。

“当下人们可乐了。这下子就用不着打机井了，把打井的钱买了个锅驼机。那天我一夜没睡着觉。你想，咱们村里，

不靠河，不近淀，就是挖井有很多地方还挖不出水来；象东沙洼里，二十来顷地，天旱了，只能干瞪眼。今后要全用水浇，增产还有什么问题！”他说到这里，稍喘了喘气，接着说：“明天你去看哪，三个十马力的锅驼机，那水——打着浪头往东流！”

“嗚——”一阵汽笛响过，我感到惊奇，三叔却眉开眼笑地说：“听见了吧，这就是那锅驼机上安装的汽笛。每天晚上九点下班，后半夜，月亮上来就上班。现在汽笛一响，人们就该出动了。”这时，他站起来，好象由于我们的谈话而感到满足似的，说：“行啦，时间不早了，你们也该睡了，西头有两个生产队长去县里开会，积肥工作还没人支撑，我得去看看。”

我也站起来说：“听你这一说，高兴得我不能睡觉了。我也跟你一块去吧。”

“不，不，那可不行！”他推着我。可是我还要去。当我送他到外间屋时，他紧走两步，带上门，拨弄了一阵门环，就把我锁在屋里了。他隔着门扇对我说：“以后时间长着呢，工作多着呢，会管饱你的。现在你还是睡觉吧。我这个讨厌鬼，一点也不知道照顾别人的休息。”说罢他就赶紧走了。

回到里屋，看到爱人和两个孩子睡的正香甜，我悄悄坐到椅子上，想起自己在路上作了许多推测，也预想不出自己的家乡该是个什么模样。现在经他这一说，才知道家乡的人们也积极地投入了生产大跃进。但由于自己还没有亲眼看见，特别是自己还没有亲手做点什么而感到有些愧疚和不安。

这时，杨三叔那熬红了眼睛，和他讲话时那种激奋情况又活现在我的眼前……

我实在呆不下去了，到外间屋，摘下门扇，就向村外走去。

圆圆的月亮挂在天空，象一个银盘，拼命地反射着那所

有光亮，照得如同白昼一般，那远远近近，星星点点的大小灯火，更显得光亮。車輛的击撞、牲口的嘶叫、人們的招呼声、歌声、談笑声，都响起来，更诱人的还是那个鍋駝机，象是为干旱的土地鳴不平似的，在龙王庙里吼叫着。看，劳动人民竟把大地的夜景打扮得如此多采和迷人。这更增添了
我对自己家乡的热爱。

我走进新修的“龙王庙”里，鍋駝机旁边的几个人正在工作。見我去了，就着灯光認真的打量了一番，才認出是我来了。在机器声的攪扰之下，我們热情地談了一会。談話中，他們都流露着对社会主义的热爱；每当談到社里的成績时，他們的謙虛中包涵着幸福和自豪。

我站在大壩溝上，从三个管子里噴出来的水，象大河似的猛往东流；这是一种力量——是合作化的力量，是来自工业化的力量！

当我又回到机器旁边，見鍋爐上写着几行粉笔字，仔細看去：

龙王庙里磕过头， 水車井上赶过牛；
如今高級合作化， 鍋駝机上来加油。

我正要問是誰写的，只听到那边有人叫喊：“来人呀！快，跑水了！”我見旁边有把鉄鍬，拿起来就向那边跑去。

1958年1月5日于清苑县郎庄

清 晨

“愿意嘞嘛你就敞着口儿嘞嘛吧！反正拦不住我拾粪。”走出大門很远了，好象还和奶奶頂咀。每天早晨我去拾粪的时候，奶奶非嘞嘛一陣不行。什么冻着哇，冷着呀；要不就說我不听话呀；不叫人心疼呀……其实那叫什么心疼；往年，天

气还不冷，就給我穿了上棉鞋、棉袜子；脑袋上戴着棉帽子；棉襖、棉褲那更得穿上，外面还得套上个大袍子呢！这一下，渾身圓咕嚕的，就象个老窩瓜。要活动呀，比狗熊还笨！这样可好，尽管天天早晨起的晚，冷天不出門，可是脸和脚却年年給冻了。

今年冬天，我可不总呆在屋里了。学校里号召我們参加积肥运动，我天天早早起来去拾粪，一个多月了，我拾了很大很大的一堆粪。虽说天气一天比一天冷，可我的脸和脚倒一点也沒有冻。所以奶奶一嘟囔，我就拿这个和她辯理。

不过粪越来越不好拾了。社社都有規定：凡是牲口出村，都要带好盛粪的东西，牲口拉了粪，都要接住或拾起来。这几天我只好在路上拾点人家剩下的粪渣渣了。

奶奶可有話說了：“拾不着粪就别拾了吧！进了腊月，“腊七腊八，出門冻煞”，暖烘烘的被窩儿，为什么早晨不多睡会儿！”

爷爷不愿叫我天天睡懶觉，他告訴我說：“在村西通往火車站去的那条大道上，每天早晨都有好多輛，拉煤的大車来来往往，只要起的早，就能拾到不少粪。”所以，我今天早早起来，奔村西走去。

天还很黑，看不見星星，可能是阴天吧。在那模糊不清的路上，每个小黑点，都吸引我前去看看，常常被路上的小土块欺騙了我。

走着走着，天亮些了。可是周圍还看不大清。噢！原来是下霧呢啊！

冬天的霧，很有意思。它把所有的高高矮矮的树枝，都給結上了白白的树挂。路旁那些枯干的小草，也粘滿了白白的冰霜，打扮的它們又白又胖了。我走到一棵小树的下面，提起脚跟縱着身，伸着长舌头，去舔那垂下来的洁白的树挂，

不知怎么不小心，碰着了它，唰——就象雪花一样，从树上落下来，脖子里也落了不少，冰凉凉的，倒挺痛快。多好玩啊！那些睡懒觉的孩子，你们也来玩玩吧，这多有趣呀！

忽然，传来了大车的响声，我急忙向前走去。只见一大队老牛车，慢慢腾腾的从雾里钻出来。嘿！那拉车的老牛们真逗人乐：那些黄牛和黑牛，都让雾把它们的毛儿染白了；连眼睫毛也又白又粗了，遮盖着瞪的很圆的大眼，有的牛伸出大舌头来，不住的舔着结在它们胡须上的冰霜。有几头牛个子真大，那大肚子三个人也摸不过来，车轱辘里都要盖不下了。我不由的看看粪筐，又看看它们的大肚子。我想：它们拉一摊粪，就有半筐头；拉两摊粪，筐就满了；拉三摊我就背不动了。今天拾的粪准少不了。

我跟在它们后边，走着，耐心的等待着，心里有时就着急：怎么还不拉粪呀！自己也劝自己：甭着急，等一会牛尾巴一撅，那一大摊一大摊的牛粪，就会拉满地。所以我总是注意着牛尾巴。

跟了足有二里地，可它们连一摊粪也没拉，我生气了。正当这时，一头大黑牛撅起了尾巴，我心里马上就又乐了。

谁想它站住尿起尿来。就象捉到手的鸟儿又飞了一样，我泄气的叹了一口气：“唉！白欢喜了半天，叫它骗了。”其实，真的拉了粪我也摸不着拾，在老牛撅尾巴的时候，赶车的人忙拿起一个小布兜准备接。如今人人都把粪当成宝贝了哟！

那又黄又稠的牛尿，尿起来没个完，嘩嘩的满地直流。那股气味儿，顺着风吹进了我的鼻子。于是我马上精神起来了，象是想起了什么，愣住了——对了，校园的向日葵、大红萝卜、高大的玉米……不都是长的很强吗？还不是因为在夏天的时候，我们每天各家歛尿，洒在地里吗？我想这牛尿

洒在地里，一样会是好肥料。这时，眼望着黄黄的牛尿，就白白的渗到土里了。

回到家里，問了問爷爷，他說牲口的尿一样是好肥料。往常年他赶着牲口在田里干活时，凡是牲口停住，尿过尿的地方，庄稼就长的更好些。

下午放了学，我把一个葫蘆瓢，接上了一个长长的柄儿。我約好了两个同学，明天抬着尿桶就去接尿。

第二天清晨，我們找到了装車卸車的地方。老牛拉着車一站住就尿起来，我們就把瓢伸过去接。一早晨，我們接了好几大桶，洒在社里的麦地里。人們都說我們想的这个法儿好。

社长知道了，夸奖了我；校长知道了，在会上表揚了我；爷爷知道了，也呵呵的笑；奶奶知道了却生气的指着我說：“挺好的个葫蘆瓢，叫你給弄脏了！”你說奶奶有多么不說理。

1958年2月19日于清苑县郎家庄

社 長 的 头 发

我們社长长着头发。不，是因为在他的头发上，时常发生着一些可喜可爱的糾葛，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給大家介绍一下。

按說，問題本来不大，社长又沒留分头或蓬头。只是头发长高了，用刀子刮光就可以了，既然处理的方法如此简单，那还有什么糾葛呢？其实不然。有些簡單的問題，往往因为人的不同而复杂化起来。我們社长的头发就是如此。

譬如：社长还在正常的工作，可是人們說他：“长毛反”了，或是說：“可以打一条很好的毛繩繩了。”这时，他才发觉自己的头发的確很长了。又觉得昨天才剃的头，心中恼